

“千家万户都好,国家才能好,民族才能好”——习近平

这是传承数千年生生不息的——滚滚乡愁

2017年2月,在群山环绕中的重庆万州恒合土家族乡,我和凡云拥抱过父母,几乎异口同声:“爸、妈,明年春节,我们回来!”家婆抹着眼泪点头,不停挥手。此一别,因家务桎梏爽约,因疫情肆虐滞行……再回恒合,已是2022年。三千里奔赴,日夜兼程。我们从广州出发,在年廿九加入史诗级的人口迁徙大军,穿湖南、过湖北,和高速路上所有的同行者一道走走停停,终于踏上回家的路。

我们

大年廿九傍晚,泥污的车子在十多个家人的簇拥下,缓缓停靠在久违的农家院落。

院里屋内,灯火可亲。凡云跳下车,拥抱父母亲,兄弟姐妹笑着上前,七嘴八舌询问路况。“手冰哒!快回屋烤火!”家婆拽着我的手,引我进屋坐在炉前。

炉盘上摆放着大大小小十几个碟子,麻辣牛肉、蘑菇炖鸡、酸菜鱼……中间最大份的硬菜,是老人家腌制的腊猪脚。窗外飘着小雪,房里热气氤氲,我们欢笑着举杯,庆祝迟到的团圆。

两位老人被儿孙们围绕在中间,眯着眼睛笑。“齐了,都回来了,回来就好呀!”父亲摘下帽子,灰白的头发已然稀疏,“四五年没见到你们了,今年要多住几天呦。”

家公有四个儿女,凡云是次子,也是上世纪末恒合乡为数不多跳出农门,进入大学校园的农家子弟。我和凡云在广州结婚生子,20年相濡以沫,对他的家事,早已耳熟能详。聊起过往,凡云常常感慨,今天所有,最浓重的感恩,当予父母。

凡云能完成学业,是城里的孩子无法想象的。彼时小妹升入高中,对于一个困守深山的普通农家而言,耕种养殖仅够维持生活,根本无法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。那些年,每逢开学季,家公都要

背上几十斤的背篓,走几十里山路,挨户给亲戚家送些自产的菜蔬,然后筹措学费,山里人存钱不易,吃闭门羹是常态。

对父母前半生所受的苦,付出的爱,凡云和他的兄弟姐妹牢记于心,这也是激励他们奋进的驱动力。

如今,大姐和姐夫定居长沙,靠手艺经营店面;大哥大嫂回万州买了房子,也做一些小生意;我和凡云仍在广州,兢兢业业做好各自的工作;小妹和妹夫是师范院校的同学,在万州教书,常在周末回恒合陪伴父母。“我是有福气呦,孩子们都争气,都孝敬。”家婆与人闲聊,常以子女为荣。

乡邻

年夜饭持续到午夜,一家人意犹未尽。但考虑到第二天重要的祭祖活动,父母还是催大家回房休息。

年初一早,我们一行十多人抱着炮仗,提着纸幡、冥币,顺蜿蜒山路步行到祖辈的墓地。

恒合乡海拔接近1000米,数百年繁衍,先人的墓穴多嵌峭壁。天上飘着雪花,离开村道,羊肠小道泥泞而险峻,几位男丁决定攀爬上去,留女眷和小孩在路边等待。十多分钟后,头顶响起清脆的鞭炮声,远远望去,几缕青烟带着后人的哀思缓缓漫向天际。

鞭炮声吸引了附近的牧羊人。“娘舅



去亲友家拜年,大家聚餐欢庆,凡云为长辈献唱《父亲》。

新年好!孩子们啥时回来的?”羊信迎上前打招呼,家婆赶紧拉着我介绍:“这是庄成哥,我们的本家!”

庄成哥一脸笑容地与我攀谈起来,还领着我去看山坡上的黑山羊,“要不是节前卖了些(羊),现在能站一坡。”他和妻子并肩站在羊群前,满眼自豪,“公路都修起来了,屋里头的玉米和羔羊很容易卖出去,我们的生活,越过越好了!”

我们离开时,村里另一家十多口人也浩浩荡荡走近,“叔伯伯嫂好!”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子与家公、家婆寒暄,她从苏州赶回来过年,路上堵了十多个小时,这一次团聚,她也等待了两年,“家里变化好大,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好哟。”

每一天,村子里都充满喜气,亲友结伴走访,鞭炮声此起彼伏。持续两年多的疫情一再阻隔游子回家的路,今年春节,我们终于有机会重回故乡,重温人间亲情。

亲情眷顾是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印记,想起高速路上的几次严重拥堵,想起夜色下长龙一样的车流——那是最可视的,中国民族传承数千年生生不息的滚滚乡愁。

同题问答

2022你的新春愿望是什么?

答:希望家人健康,尤其是长辈,祈望老人平安,长寿。

如果能远行,2022你最想去哪里?跟谁去?

答:去西宁吧,带着我妈妈。

■新快报记者 潘芝珍

“新手记者”工作后 回家的路变得如此鲜活



这条路既是我的回家路,也是我第一次走访的地方。

同题问答

2022你的新春心愿是什么?

答:业务能力大提升,稿子写得又快又好。

如果能远行,2022你最想去哪里?跟谁去?

答:几年前就定的毕业旅行是去西班牙,后来因为疫情,别说旅行了,连毕业照都泡了汤。最近听说位于巴塞罗那的百年“烂尾楼”圣家堂终于封顶了,如果可以,很想和闺蜜们去看看。

■采写/摄影:新快报记者 邓善雯

我与报纸的奇妙缘分

从小时候起,家中便处处有报纸的身影。爸爸经常会买来《羊城晚报》和《新快报》给全家传阅,我还曾在《羊城晚报》的手抄报大赛中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比赛奖项。看着这两份报纸长大的我没想到,自己竟会成为报社记者的一员。入职后,一场场采访既构成我工作的本身,也成为我小欢喜的源泉。我的父母成为了我的忠实读者,每天看报并对我写的报道进行毫不留情的点评,报纸的沙声,家人的谈笑声成为我生活中温馨的背景音。

如今,我成为“新手记者”已有7个月。如此短的时间不足以让我分享什么喜人成果,更不配对此一职业剖析一番。我想,我与读者之间的共同话题,在于踏入工

喜结连理、喜得贵子、喜迁新居、喜中头奖……过去的一年,以上大喜事儿我家是一件也没沾边,日子过得平平淡淡。但平凡的上一年,又是我人生中如此重要的一年:我终于毕业进入工作岗位,交上了第一回社保,拿到了第一份正儿八经的工资,开启了人生新的一段旅程。职业生涯的顺利起步、采访不再手忙脚乱、从只会“讨要”零花钱到每月按时“上交”家庭伙食费……这些微小的点滴构成了我2021年暗自珍藏的欢喜事儿。

作岗位后收获的另类“小确幸”,虽然工作大部分是充满挑战的,但却能不时地在不同的场景、心境的转换中觅得一丝踏实和乐趣。

第一次认真观察走过千百遍的路

我对第一次的走访任务印象深刻,那也是我第一次认真地观察自己走过无数遍的回家路。那天,我接到了任务,要求在电动车上牌政策向市民征求意见之际,在交通违规情况严重的路段进行走访调查。

下班走出地铁站,一如既往地拒绝了电动车载客大叔的“热情邀请”,躲避着人行道上穿行的外卖车流,在十字路口提防着随时蹿出来的电动车,我突然醒悟,这条走过无数次的回家路不正是符合(采访)要求的路段吗?这么久以来,我都是习惯性地无视身边的交通乱象,但驻足观察,便能发现这条路是多么险象环生。我看到妈妈们载着一名或两名孩子在车流中穿行,他们都没戴头盔;外卖小哥太着急了,在车流间随意穿插;电动车载客司机越来越多,把

人行道堵得水泄不通……回家的路变得如此鲜活,这些现象让我不禁思考,为什么?

要说记者这个工作有什么“特权”,那就是能直白地展示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,向采访对象提问:“为什么?”然而,对于内向的我来说,这并不容易。那天下午,我囁囁着靠近一位骑着电动车刚接上孩子的妈妈,努力做好心理准备。会不会太突然了?如果被误会怎么办?怎么问比较自然?幸运的是,对方非常配合,倾诉了许多她的想法,电动车载孩子固然危险,但对于一些二胎家庭来说,它是接送孩子上学的“最优解”。家长并不是不配合工作,而是期待有更人性化的政策出台,一起去解决问题,“如果可以,谁不希望更安全呢?但现在我们也没办法。”那位女士真诚的回答,让我感受到了走访工作的魅力。

最终,我和记者同事们一起,在各个地段收集了各种市民心声,并把这些信息传达给交警和政协委员,让他们根据问题作出回应。我第一次感受到,自己的工作如此有意义。